



秋阳可人

□庚子秋

时近中秋，风儿似突入野山幽谷，顿露峥嵘状，拂得路人倏然起栗。此时，若有温煦的阳光伴我，再惬意不过。

秋阳温柔可人，但不做作，一如老奶奶系挂儿孙那千叮万絮的婆婆嘴，纯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。在这暖阳里漫步、遐想，甚或是任性的嬉戏、打闹，尽可无须防备，无所拘束。这是难得的秋日享受。

人们从空气封闭、昏然欲睡的办公室里走出来；从人声嘈杂、拥挤不堪的商场里走出来；从油污斑斑、机器轰鸣的车间里走出来。在秋日黄昏的蓝天下，在秋日蓝天的夕阳里，在秋日夕阳的旷野中，呼吸的是清醇怡爽、甘甜纯净的新鲜空气，得到的是轻松舒适、慵懒惬意的一份好心情。

一个周末的午后，我馋这秋日的阳光，披上风衣，独自走进秋阳里。风儿爽爽的，不大；阳光柔柔的，不热。偶有行人，大都步履轻盈，款款而行。心中窃想：他们此时的心境，该与我相同吧？

随意步入小镇新建的公园，喷泉池一侧的石桌旁坐着老少二人。一纸棋盘，一把珠子，黑白围空，斗得正酣。未几，老人终于推枰认输。“爷爷，再来一盘嘛！”“不行啦，爷爷就像这秋天的太阳，再也要不出多少威风了。”“不嘛，是你故意让我的……”

老少俩人又开始重新摆星占位，我却为老人慈祥而又满足的神情所陶醉。老人把棋艺悉心教授给孩童，明明知道其会超过自己，却仍旧乐此不疲。世间万物的传承发展，谁说不是如此呢？

通往公园的假山有条透迤的曲径，同行有位老人，手牵一“呀呀”学语的圆胖幼童。老人指着地上的一枚落叶，喃喃轻语：“这是树叶叶，宝宝记住了。秋天到了，大树爷爷的树叶就要落下来，化为泥土，化为肥料。等到春姑娘来了呀，大树爷爷就会重新活过来，像宝宝一样长得更壮实、更精神……”

看地上零星泛红的落叶，听老少俩人呢喃絮语，我不由得一阵激动，若有所思。我躬身捡起一枚暗红的落叶，托在掌上，竟有些沉，似负着岁月的重荷。它刚好盖住掌中三条粗长的纹线，叶脉的走向清晰可辨，任想象描摹：或山、或川、或江、或河，如一幅无尽的未展开的囊括大自然的清丽秀美的画卷。那是岁月在它身上的刻画、书写，那是它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。我俯身让它轻轻回到母体身旁，用碎土盖住。我知道，它虽然脱离了母体，但它把一生的积蓄和力量全都移交给了后代，同时就有了生命的第二意义。无论任何时刻的阳光都会带给它温暖和新生的力量，赋予它新的意义。

沐浴在秋日蓝天下的阳光里，得到的不比春夏少。

月明梦好

□冯志军

又一年中秋，儿子在外上大学，第一次远离父母，他早早打了电话来，东扯西拉的背后倔强地隐瞒了对我们的想念。虽在天涯，却能看到同一个月亮。据说中秋前有台风，若中秋下雨，月亮会去哪里？

小时没月亮的中秋，父亲总用手电筒照亮。手电筒半臂长，红色的电池又沉又大，忘了什么牌子，好几节一放进手电筒里，推上开关，一条光明的“天路”从父亲的手中出发，直通到了天际，勇敢无畏。要在屋里，屋顶上墙壁中会出现一个“圆月”，明晃晃的，自由行走。我夺过父亲的手电筒，使唤哥哥把堂屋的灯关了，迅速打开手电筒，对准屋顶，也能变一个圆月出来。有时把住开关，推上推下忙个不停，“月亮”也跟着我们嬉闹，一会儿跳着笑一会儿又躲了起来……

嫌不过瘾？父亲还有更好的主意，他给手电筒套上一层尼龙薄膜，衬一张糖纸，再照，屋顶上出现的是红的月、蓝的天、绿的树、斑斓的星——我们快乐得要飞起来，抓住父亲的手使劲儿晃，整个屋顶成了一方五彩的魔界，谁都抓不住，谁也看不清……笑声吓得天上月亮更不敢出来了——谁家小孩儿这么闹？那样的夜没有月，却因有了父亲的笑脸，最明亮。

从此，在以后的很多黑漆漆的夜晚，父亲站在堂屋的暗色中，凝视远方一闪一闪的笑脸，成了我此生最皎洁的月。

中秋没有月，有月饼也很好。

小时，广式的月饼矜持，极少能见到，我只对酥皮月饼有情意。月饼馅儿无非咸甜两种，惦记多的是别人吃

剩时，拢在手里，盛在袋里的酥皮——一片片一堆堆碎碎薄薄，让人真想有个坏主意能占为己有。父亲取笑：皮儿再好吃都比不上馅儿，甜不如豆沙、油不如花生、脆不如瓜子、香不如五仁……有理，可我就只喜欢这啥也比不上的酥皮。父亲剥下所有月饼的酥皮，拢成一堆，放我手心。我用几根手指头一抓，高仰起头，一撮掉入口中嚼个不停。眼睛还盯着手指头上的碎末儿，高高举起生怕掉了。没等口中的吃完，忙不迭舔着手指头，一下一下，湿漉漉香喷喷的手指头要被吞了。吃得狼狈，嘴角边黏上了许多，像长了白胡子，惹得父亲大笑。

工作后，吃月饼不用等到中秋。八九月，各式月饼霸占超市，吃什么样儿的随挑。有时，口袋里也会揣上几张月饼票，朋友送单位发同学给……来去的是亲情和节令，生活需要这样的仪式。藏不住，节日一到，要送的实在多——亲人、好友、同学……我们用朴素的吃食代表节日的祝福，用节日的祝福来提升生活的热度，用生活的热度来祛除人的孤独，传统而又亲切。

幼时过节，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很多，有的上面坐着风尘仆仆的一家人。我家也是，三角档归哥哥，父亲蹬踏板，后座是母亲，她高高提着月饼盒还牢牢抱住我，汇入走亲访友大军中。尘土飞扬的路上，铃声、欢笑声、说闹声成了一条奔腾的河，小石子儿蹦跳着，掩饰不住中秋的喜悦——风微凉，树叶还不太黄，父母正年轻，秋的萧瑟并未到来。一切，都好。

年初开始，变故接踵而来，父亲病了、住院了、过世

了……在忙乱中，中秋突地蹦到了面前。前日，友人借中秋小聚，嘱店家上份月饼。白瓷盘中错落放着两只匀切的月饼，周围散着的是寥落的酥皮。我没像小时候那样大快朵颐，也不能一筷筷细细粘了酥皮，只和别人一样文质彬彬夹了一块放入口中——很应景，室内是热络的目光和人情，可没了父亲温和软糯的注视，也看不到淡却清朗的月光，终究没了小时候吃酥皮月饼的味道。

近几年，月饼票突然少了。母亲婆婆再加上闺蜜的，我连七八盒月饼都凑不出。只能腆着脸往各家送一盒，本着一直提倡的节俭，大家都理解。只是留在家里没有了，是好事，少了周折——不用为了几张月饼票还礼，不用去超市操心，来来去去的几盒月饼也不会又转到自个儿手中，更不用愁吃下一口的糖分是否超标……今年，还没完整吃过一个月饼，也有段时间没回母亲身边了。习惯性地给父母拿了俩盒本地的酥皮月饼，突然想起老父已经不在，突然泪流满面。如果他在，一定会揶揄我抢手电筒的霸道，一定会把剥下的酥皮都留给我。

中秋的夜不知有没有月亮。没有月亮，就在眼前点一盏团圆的灯，好友亲朋围坐，说说笑笑尽享天伦。没有月饼，就画一只月饼，点亮暗夜，对着没有月的中秋，过了这个节日。没有了父亲，就细数父亲留给我的温暖，一点一点把心中的那个天空点亮。

留将一面给圆月，给远去的父亲，给并不容易的生活，给忽明忽暗的人生，也算是圆满。月“明”，好梦……